

夜

□王海燕

夏夜冰心洒窗，一扫满庭香尘。每至夜晚，最稀有最茂盛的灵感，奔向我。它总是升起在思想最无垠的星空……夜是如此的美妙。那些奇思妙想，总是如此充沛、奔涌、完整。我被一种美妙的让人晕眩、摄人心魄的点状光晕加身，仿佛忘记了自我和夜色。

研究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洪兰教授说，人到了夜晚，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就会下降，所以人由白天的理性会演变成夜晚的感性，从而变得敏感、情绪低落。我时常在想，也许夜，更能创造一个作家和伟大的作品。鲁迅，是有名的“夜猫子”，常常深夜伏案写作。他写过一篇我特别喜欢的《夜颂》，“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夜的喜爱、赞美，以及辛辣、抗争。鲁迅眼里，夜是最诚实的。他还写过一篇叫《秋夜》的散文，“猩红的栀子花开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在《秋夜》的文章里，能见到鲁迅文笔的清新俊逸、文字的细腻优美。我想，丰都的夜，一定是多元的夜颂。

夜是一面镜子。我总能循着夜色的澄明，找到自己的心境，不管白天有多么无序、匆忙、浮躁。一湾月光，竹叶与清风共奏一曲沙沙的交响乐，影子在光下婀娜多姿地飞舞……像极了敦煌壁画的飞天和清明夜色的丰都。夜里的丰都，它有夜曲、有灯火、有梦境、有烟花、有魔幻。夜曲生灵动、灯火给希望、梦境催理想、烟花惹激情、魔幻变终章。当我从初心到冰心、从热情到真情、从苦难到磨难，只是殊途同往、过往浮华、与光同尘。走过去的夜是一片风景，未曾来的夜是一种热盼。

花饼食趣

□陈进

当一抹柔和的晨光斜进厨房时，我已手捧几朵刚刚打开花苞的栀子花，洁白的花瓣沾着清露，散发着可人的香气。今天采花可不是用来插瓶观赏，而是要参与我的早餐食谱，做栀子花煎饼。这是我首次将栀子花当作食材，不知煎出来的饼会是何种滋味。

想要做出美味的栀子花煎饼，食材的功课自然要做足。能肯定的是，栀子花不仅能观赏，能入药，也是可食的菜品。明朝高濂所著《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有详细描述栀子花的多种吃法。“采半开花，矾水焯过，入细葱丝、大小茴香、花椒、红曲、黄米饭研烂，同盐拌匀，腌压半日食之。用矾焯过，用蜜煎之，其味亦美。”寥寥数语，便将腌渍栀子花和蜜煎栀子花的做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如，“采花洗净，水漂去腥，用面入糖、盐作糊，花拖油炸食。”明代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亦有记载，将栀子花制成果脯：“大朵重台者，梅酱、糖蜜制之，可作羹果。”如今，中国许多地方仍有吃栀子花的传统。湖南长沙的凉拌栀子花清爽可口，江西、浙江的栀子花炒肉鲜香四溢，云南拿栀子花炒蛋、做羹汤……

将栀子花一片一片掰下来清洗，洁白无瑕的样子真是养眼。资料记载，栀子花含多种生物碱，带有苦涩味。我有点生

村夜(外一首)

□陈云

树林漆黑  
一块块巨幕罗列山腰  
灯，像是夜的眼睛

风嘟囔着飘来  
小草和树叶清晰可辨

月亮来了  
撩人的帷幔  
匀称地遮住农田和小径

远处  
蛙声阵阵

老屋·杏树

老屋右前方有棵杏树  
儿时的烙印，家的惦记  
时常在远程的监控里  
令我眼眶湿润

父亲穿着泛白的蓝色中山服  
进进出出，母亲  
戴着米白色的头巾和子女们  
在厨房里烙饼

如今，父母把安稳的家  
过继给我漂泊的都市  
院内水泥地砖  
却未能止住芳草葱绿

姐姐常常在小院里清扫  
而老屋门前那棵杏树  
每年都会长高一截  
长成我的仰望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在格聂之眼的澄明里

□胡中华

去川西，穿越格聂南线，  
穿越夜莺吐出的青铜的火，  
穿越雾阵，披一路黄沙，向秘境——  
探究我的山水、风雪、花草与泉眼……

并肩伫立，以目光擦拭午后的光瀑。  
它明亮得要融化我们未启齿的秘语；  
它轻柔地摩挲着雪峰悬垂的钟杵。  
在这雪域奔涌而来的澄明里，  
你与我，与这无垠的碧绿之原，  
缓缓合拢，凝作掌心  
一粒微亮的玛尼石。

在格聂之眼，在大地澄澈的凝眸深处，  
我们俯拾繁花，我们仰望苍穹，  
破解时光分解成晃动的酥油符咒，  
触摸水波如经卷在静默中舒展……

在格聂之眼，夕阳从雪冠倾泻，  
弧形的草原，碧色漫进肌肤  
沁入骨髓。暮色四合的原野上，  
身形渐矮，而我们的影子  
紧贴着草尖，向远方延伸，  
如两盏悄然靠近的酥油灯芯，  
在无垠的寂静里，拨动未启的经轮。

旷古的风，吹动天际的经幡，  
恍若群星搬运着光的舍利。  
斜晖沿着山脊静静地流淌，  
如一道未闭合的圆满轮回。  
交叠的影子被拉长、凝固，  
渐渐沉淀为一方沉稳的蒲团。

花海、草甸、林涛、雪岭……  
尽收格聂一眼，汇成幽深的秋波，  
成为一泓倒置的苍穹。  
当万籁终将归结于行旅的足音，  
我们仍旧锚定在圣洁之眼的中央，  
在彼此的眼眸里，照见完整的坛城：  
这圆融的相守，比暮色更恒久，  
比初生的光，更接近永恒。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孝道与行善的普世价值，这一点它们是完全契合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夜晚，我如果能摘下文武兼备、既婉约又豪放的辛弃疾的那颗“星辰”，用夜的光芒，去戳穿理想的慵懒、力量的荒芜，重塑一种“灵性、轻盈、锋芒”，独自盛放“情怀、格局、气魄”，那一定是丰都的夜，给予我的无比的锐气！

洪兰教授从人脑分析，得出结论说：“我们都以为做决策的是理性，其实是感性。若没有了情绪，没有了偏好，人无法做决策。”我在丰都，浮生的承转离合中汲取蕙心兰质、流光华年，需要的是永不枯竭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丰都这座城市，仿佛看上去应该完全理性，但实际它充满了无限的感性！当我望着苍翠欲滴的极夜，感慨它像极了丰都文化的气象。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